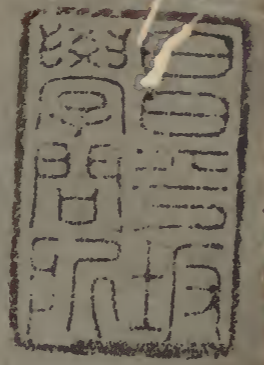


史記九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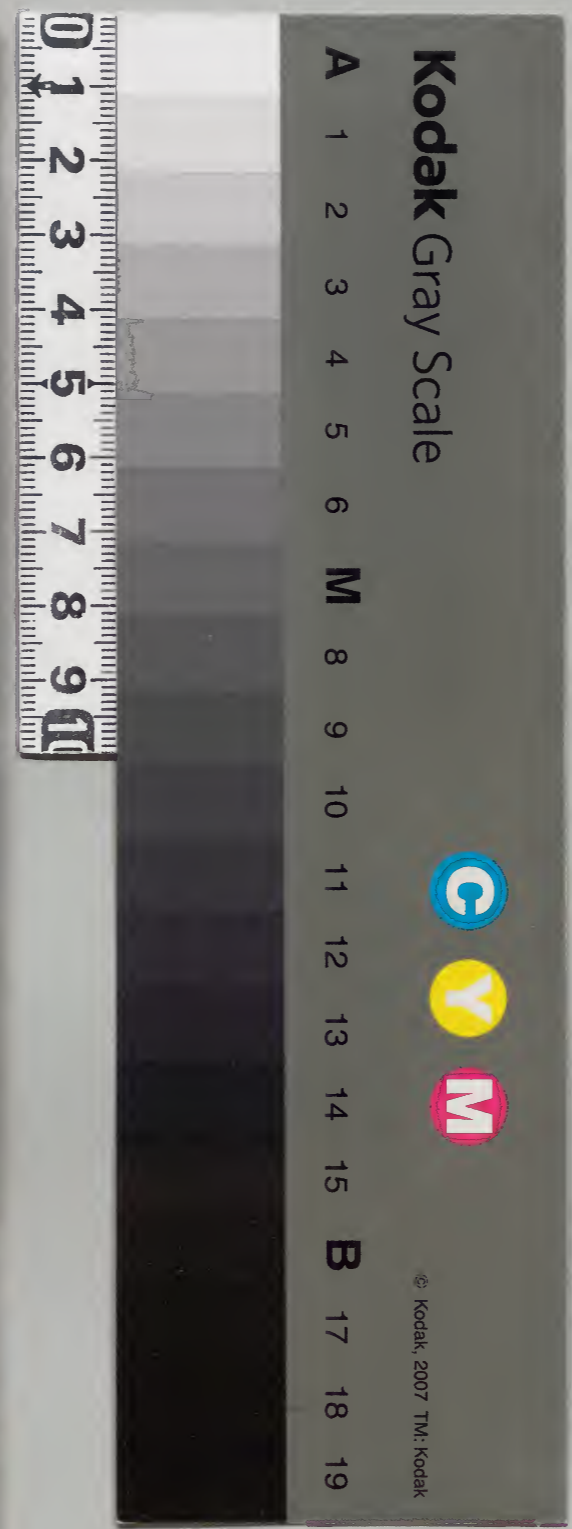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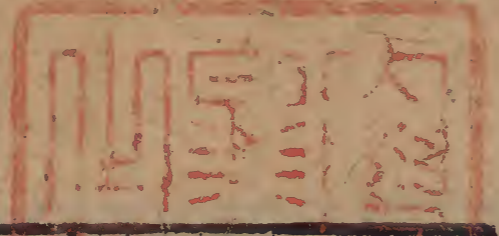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三	五		漢
九	〇		書
函	〇		
一	〇		
三	五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05
冊數	13	(9)
函號	279	15

史記九列傳
共十三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樗里子其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

南陰鄉之樗里故号曰樗里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索隱曰韓女也

多智○索隱曰滑音骨音稽音雞鄒延解云滑亂也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

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爵名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索隱曰

共周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

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按明矣而傳云八年按之不同王功

不可參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

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

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秦惠王卒太子武王

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其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

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

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騰名智伯之伐仇猶曰仇



酒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也西遺之廣車戰國策
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博縣也
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
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
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
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
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
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樗里子與此合蒲守恐請胡衍索
姓胡也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
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
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魏亡西
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
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
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
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

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其
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
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
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
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朝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
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事下蔡史舉先生
韓子皆云中史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
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
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
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
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利
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

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
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云鮀窟甘茂至
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
父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音
曾參之處費音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
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
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
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
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
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
而後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
非臣之功也王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樛里子公孫奭○索隱曰
戰國策作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

仲侈徐贇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
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
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
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
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則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
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
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年圍也
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報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
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
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
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
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
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
陽而使樛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
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贇曰如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

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

車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

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

秦○索隱曰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

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索隱曰闕反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

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

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

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

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

有所失○委任情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

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

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

補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

韓公之離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離也向壽曰然吾

其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九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

今公徒收之其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

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

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買而交走

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以收

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

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

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

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懼○索隱曰輟伐

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魏

懼而遂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

以負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

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

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般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索隱曰劉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徐廣曰一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

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骨內心精詳外則詳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意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然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

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
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卿字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惡
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專今其道德故云項橐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
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
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
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
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
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今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
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
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若
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

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
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
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
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
間○索隱曰齊音側奚反一音齊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王立
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
策云得三十六縣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
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
茂起下蔡閭閻顯各諸侯重強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甘羅見重強齊誤脫一字
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
也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知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
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史記第七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

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羊氏曰羊八子也其先楚人姓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

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羊八子及昭王即位羊八子號為宣

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

○索隱曰秦本紀云

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

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羊戎為華陽

君○索隱曰華陽華陽地後屬秦羊戎後又号新城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索隱曰名顯涇

陽君○索隱曰名慳而魏冉最賢自惠文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

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

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

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

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

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而遂武王后出之魏昭

諱之也又遂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也而遂武王后出之魏昭

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

為政昭王七年穽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
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也請以魏冉為秦相
仇液將行其客宋公○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謂齊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
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
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
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
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
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
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
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
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
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
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
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

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
走芒卯○上莫卯及入北宅年與韓會宅陽○徐廣曰魏惠王五遂圍大梁梁大夫須
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
○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
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是也下文
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
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
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矣之國也而母
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
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河厭之有
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却王以求多割地王必
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
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
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講少

割地而求秦質子恐○索隱曰須賈說懷侯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魏人謂梁王若少割
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矰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
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
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
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
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
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
則前功必奔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
於秦是言魏氏方疑○索隱曰魏氏方疑願君遠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
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怨魏之魏秦謀皆
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

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魏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
兩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所此時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
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孰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
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園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
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鳧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
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亡郊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索隱曰
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齊
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索隱曰告齊王言
趙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
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
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
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壘也必死安能弊事楚此

一也三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恐不
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
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
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
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
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
取剛壽徐備曰剛壽北有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
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
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
屬大後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出關
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
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者稱帝於

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有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
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
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史記第七十二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

將而擊韓之新城在河南也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

其明年白起為左軍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

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無

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

故云取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

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

隱曰地理志不載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其

光狼城蓋屬趙國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遂克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

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

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

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二年白起攻韓陘城

後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

南陽河內

是也武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野王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

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

也○索隱曰鄭國即韓之都在河南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

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

韓韓趙為一則可以少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

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六

年秦攻韓絳氏○徐廣曰屬魏川○索隱曰今拔之四十七年秦

使左庶長王齕○音統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注

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屯兵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

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七月

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奪西壘

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

廉頗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之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

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

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

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

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

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

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

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

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

平○索隱曰時已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

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

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

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

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

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

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秦分軍為二王齧攻

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大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

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

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鄴郢

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

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

矣秦嘗攻韓圍邢立徐廣曰平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

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

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

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

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

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

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

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

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

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

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齧代

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

攻秦軍秦軍多失利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

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

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

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

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秦

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

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

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

阮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
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秦詐
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
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秦人皆豫知降秦之必死則張
卷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統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
小歸秦之衆散積成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
下乎是為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
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立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
計何者設使趙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
况今皆使天下為後日手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
夏平原之補垣患諸侯之救至也彼諸侯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
謂則母所以遠智也所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
上者皆何戰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強
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
奇哉若後之役戎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致也必不向
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
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捲音拳袒音濁見反字亦作旋球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
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少而好兵
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
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
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

王翦擊荆也○索隱曰黃音奔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
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
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
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
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
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
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
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
李信攻平與音余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立○索隱曰大破荆
固始縣屬淮陽寢立地名也大破荆
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
汝南即應鄉
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
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
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
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
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

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
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
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
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閔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
曰謂使者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請
五度請也而不信人徐廣曰相一作相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
作博又作劇我
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
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
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
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
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投技擊繩索漢書云廿斤延壽投石技距絕於等
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技距超距也於是王翦習士卒可用矣荆數挑
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郢
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

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
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
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
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
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
然夫為將二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
不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
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
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難矣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
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因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
徐廣曰物音及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遷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
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賁離繼出三代無名

史記第七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史記七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向反又苦質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術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

騶衍睹有國者茲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
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
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
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滿農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
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竊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
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殄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
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
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
並以衍之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
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如一區
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
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

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
謂行之術言若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

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巳化之其後不能行之是以

子重於齊道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襪席○

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為衣袂擁請列弟

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

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

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

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

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

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

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欲內圓鑿

以王百里奚飴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

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以牛之鼎不可以其意自騶衍與齊之獲下

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後齊之徒或云齊

事以干世豈可勝道哉山各謂齊之宰士集於樓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各著書言治亂之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亦然

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

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

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

曰固也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

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

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

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可之曰

百益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

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九篇環淵著上下篇

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

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

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各况卿者時人相尊而号為卿也仕齊為祭

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

淳于髡又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騶龍奭多轂徐

騶龍別錄曰過天事故曰談天騶龍者車之盛高器也矣之雖盡猶有餘流

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

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謂鄒衍談天地廣大及終始五行言天事故云談天也鄒顛脩衍之文飾若龍文也劉氏云穀衍字也今按文稱穀過過則器各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指器也穀即車穀過為潤穀之物則穀非衍字矣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歟大夫所尊故云三為祭酒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發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以為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或云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以知非別人也○索隱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並孔子也趙有刺史不記其名故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別也

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長廬未詳阿之吁子焉徐黃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若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禦亦曰吾固知子之所攻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之意不吾知也子之所攻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梯者按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梯者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車帶以為城也○索隱曰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車謂般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音屈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說不通返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鄒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史記第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云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勝子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

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

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

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二十一年當梁惠王二十一年改為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

齊威王于魏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

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

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

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

齊威王薨嬰初封田嬰子薛十月齊威王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

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辛

下辛謂浴而乳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

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

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曰○索隱

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

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

至者嬰曰子休矣父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

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尔

子為來孫之子為昆孫之子為玄孫之子為曾孫之子為來孫之子為昆孫之子為玄孫之子為曾孫文曰君用事相齊至

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

短亦音堅豎豎揭謂揭衣而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而忘公

家之事曰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

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

卒謚為靖郭君○索隱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陔○索隱

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嬰鉤封靖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

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

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其家產業而厚事也以

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

而弄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

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

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劉士以

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

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

偶比孟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

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

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潛王二十五

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

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

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

○索隱曰孤音丁礼反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索隱曰以狐之

按抵謂觸肩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索隱曰以狐之

狐腋之毛言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

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

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

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

他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

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子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

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

有能為鷄鳴而鷄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

君出乃還始子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

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

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

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

滅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

言已無子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

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

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君必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

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

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今斂邑深合於

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

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
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
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
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
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
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
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微記姓而畧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二反
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
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子孟嘗君將
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子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潛王
甲劫王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
為明證宮門以明子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子孟嘗君果
無反謀名子孟嘗君子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
秦亡將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

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
國策作祝弗孟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
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
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
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
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
○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
呂禮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
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
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
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
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
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
太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
欲去孟嘗君子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

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

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

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

○索隱曰子孟嘗襄父封薛而号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諸子爭立而

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復作煖聞孟嘗君好

客躡齋而見之○索隱曰躡音脚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

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

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削絛削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為

也○索隱曰削絛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削繩纏之故云削絛

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魚

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子孟嘗君復問傳舍長

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子孟嘗君不悅

居其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

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

息○索隱曰與無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

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術

能且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

幸臨文者二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

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

乃取孟嘗君錢者比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乃召諸取錢

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

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

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子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

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

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

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馮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二千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

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間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

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一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

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

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

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指不可

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

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

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

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

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鞅西入秦者無

不欲強秦而弱齊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

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

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

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

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

直為雄也君急使載弊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

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

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

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鞅西入秦者

無不欲強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雌雄之國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

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

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

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

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

而絕其霸強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

境使還馳告之王乃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

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

嘗君諸客比日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大息嘆曰又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發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娶也又音趨明日側有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因反朝音朝市之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中期之物忘其中亡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

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各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強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鷄鳴狗盜魏子馮煖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史記第七十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中勝最賢

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

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者

擊散行沒散亦作闢○索隱曰上壁音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

大笑之明日雙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

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瘳之病徐廣曰瘳音

索隱曰罷音皮瘳音呂宮反罷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

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雙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

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

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

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雙者以君為愛色

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雙者美人頭自造門進雙

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

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饋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
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
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
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
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
負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二年
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之門下二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
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且
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曰穎也脫音吐活反非特其未見
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
作廢即云云皆曰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
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
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
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
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
今十步之內王不得待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
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
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
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
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
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
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
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
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雞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以下用雞今此據言盟之用血故云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取雞狗馬之血來耳而跪進

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於殼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臣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其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少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

人必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蓋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黃曰河內城皋有李城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令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黃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以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

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別錄

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其母之子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辯

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旨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

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厚巧譬以相

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後後息不

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曰音聖者寄也

縵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

脚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

為虞卿在河東大陽縣今之虞卿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

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

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

媾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

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

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

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

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

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

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

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

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

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

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一作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

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我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

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

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弗子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

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

能也

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
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負擔而
親自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
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
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
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
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
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
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
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
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
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
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

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
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
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樓緩對曰
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
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
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
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
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
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
見王曰此飾說也王○徐贛曰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
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
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

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
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
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
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
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
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
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
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
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
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
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
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隱曰
通音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

魏過光曰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

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

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臣為從便

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

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

與齊齊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奔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

以說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

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諒凡八篇以刺譏國

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嘗大辭鄙語曰利

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

亡○燕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虞卿料事揣情為趙書策何其

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

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案隱公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矣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
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躑受賞料事乃因魏齊著書見意

史記第七十六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
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母志無是時范雎亡魏相
秦以怨魏齊故秦立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
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
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
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
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類曰作高木橋橋上作持棹棹棹頭
之○即火然李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
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
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
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
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
盈又曹植音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

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浦計反俾音五計故父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徧音滿贊告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蓋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贏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父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

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署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即鄴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今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

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
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
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
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
問侯生乃弄人間語索隱曰間音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
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
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二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
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
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
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士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
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者朱亥可與俱
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

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嘯喏索隱曰嘯音鳥反下音莊白反宿
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
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
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
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救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
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魏王今代晉鄙晉鄙
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
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
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
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
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
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
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

行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巳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
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
原君計臣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
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
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
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
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歸除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
則階客若降等自言畢過以負於魏索隱曰
魏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
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主以鄙為
公子湯沐邑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
鉅徐按別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
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其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

第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
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
舉之率亦音象也不
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
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
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
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
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
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
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
史失其名往
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
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
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
相與泣而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

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
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
以音德謂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
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
稱其名以言其怨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
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言諸侯
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
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
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
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
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
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索隱曰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
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

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允隱者不取下交
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宋
亥盡禮侯歲遂却晉鄙終辭趙魏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秦隱曰各橫考烈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

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

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

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

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

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

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多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

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

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

莊王其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

其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

嘗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

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

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

蘇○徐勇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蘇蘇丘挑蘇有挑城入邢蘇曰平立魏

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

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

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以臨仁平立○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

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黃齊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决

也地理志平立縣屬陳留仁關○徐勇曰魏無黃

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

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

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

患於後也○索隱曰于隧吳之敗處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

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用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

禽三渚之浦○索隱曰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

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今王妬楚

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

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耀耀龜兔遇犬

獲之○索隱曰韓嬰章句曰耀耀往來兒獲得也言耀耀之龜兔謂狡

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

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曰大何則王無重世

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夫韓魏父子兄弟接

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

捐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顛僵仆相

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胆束羊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狎孤傷無所

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

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

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

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

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

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

秦楚之兵備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礪蕭相故宋

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

攻○索隱曰若秦楚備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王破楚以肥韓魏

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較謂足以

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

楚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壹舉事而樹怨於楚淫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淫一作還○索隱曰淫

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

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

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

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

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

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

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

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

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
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
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
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
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
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
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知亡
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
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
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
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
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年六
十六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
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

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
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
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
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
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
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以
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
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
告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
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
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
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
伐秦徐廣曰始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
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
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

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隨隘之塞而攻楚不便
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
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臣之所觀
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
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
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
聞其不宜子恐久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
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若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
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
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
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更將立兄弟則楚更立君
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
矣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不義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
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昇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
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
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
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
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
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出有母
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索隱曰周易有無妄卦其義亦也今君處母望之出事母
望之王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
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日暮且卒而君相
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主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
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
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之舅意與此異不為兵
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

所謂母均王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即中楚
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
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
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
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使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
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
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案楚捍有母弟猶猶
宗非無子而上文云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
考烈王無子誤也

秦竟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大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
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
音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
客邑開吳士烈王寘魯李園獻女○安成吳朱英徒語○卷末

沈惟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重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

史記七十九

沈惟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重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
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
須賈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
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
王名魏昭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
王聞雎辯口○索隱曰襄
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
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
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
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指齒○索隱曰指音力答反謂打
折其脅而指音力答反謂打
雎佯死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善狀之
也用以裹其屍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
溺雎○索隱曰更音羹弱即澆也
音年音反澆音所留反故慘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
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
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
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
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

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仇不
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
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
一云魏之郊境物有三亭皆祖饒之處如今與私約而去王稽辭
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饒已畢無人之處所也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
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各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望
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
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也此恐辱
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
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乎俱來乎無益徒
亂入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
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
搜也先格反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
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
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 夫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
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 出臣故載來秦王弟信使舍食

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
貝然草具謂食草菜之饒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
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都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
常稱帝後去之數因三晉獻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賈
一作葉○索隱曰穰侯魏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
陽華陽君羊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号為新成君是也昭王母
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
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
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
政○索隱曰戰
國策立作戰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
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
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
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穰侯○索隱
曰穰音
勝也謂腰斬者為穰侯也質判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
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

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薛綜曰懸黎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此

四寶者士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

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

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索

隱曰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

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

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

邪徐廣曰一作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勸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

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徐廣曰徐按戰國策文也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

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

王秦獨有太后穰矣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

遂延迎謝曰寡人且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

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索隱曰寡

音曰賢又一作股音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親范雎之見范

羣臣莫不洒徐廣曰先典曰然變色易容者○索隱曰灑其紀反秦王屏左

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索隱曰寡人音賴願病也

言際途身生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

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鳥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黷

日一孟賁許慎曰成荆古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夏育之勇焉而

死漢書音義曰或云夏死者入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

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蒙載而出昭

閔夜行善仗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

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余廣曰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

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必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

說行也臣又何憂贊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

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

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感於秦臣之能索隱曰

宗廟威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

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

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

愿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願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

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

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

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并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陝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

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

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

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

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

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

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

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

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

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奪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骨外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謂田文孟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田嬰子也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齊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齊音側矣反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冬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盛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

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略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策陽則鞏成鞏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策陽則其國斷而為二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也諱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
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
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
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也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
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
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
管齊索隱曰淖齒也音尼殺反漢有淖齒是也射王股擢王筋
○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婚王之筋是說二君事
兗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
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
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姁賢嫉
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
秩以上至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
臣竊為王所憂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

於是廢太后遂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
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
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
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州之應鄉未知孰是當是時秦昭王
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袂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
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
間步之邠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
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
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賈須賈意哀之
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
綈也音帝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
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
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雎為小子范雎曰主人翁君知之唯雎亦得諳
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

昭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
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
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
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
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
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其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
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
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
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
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郢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九包
胥辭不受為立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立墓亦在魏公前以
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則
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
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

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
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筮豆其前令兩黠徒夾而馬食之數
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
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
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
崩須臾故稱晏駕常昭曰凡初崩為晏駕
者臣子之心猶謂官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
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
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
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
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
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
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
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姦常以春行所
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
其罪法論課勸最
歲盡遺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

物盡以報所嘗困克者一飯之德必償睡耻之怨必報索隱曰

反毗音士賣反睡耻謂相貴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

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高平拔之秦昭王聞

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

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

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大公齊桓公

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

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

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交字下為音于角

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

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王

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索隱曰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

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

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

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

虞卿躡履擔簏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為上卿

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矣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

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

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刎趙王聞之

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攻韓

汾陘殺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因城河上廣武云此河上

蓋近河北之地本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馬兵之首也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弟也虞喜志林云

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一年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

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一年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

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帝彙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
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
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
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
坐法誅徐廣曰五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憚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
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
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
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
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
以憂欲以激勸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
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荀悅曰
齊書作唐言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
乎索隱曰安左傳云匡子實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勃視

而笑曰先生為鼻巨肩徐廣曰鼻一作濁濁一作巨巨一作渠

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

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

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索

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萬於塗

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

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

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
我位乎使人乃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倍

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
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
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
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
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
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
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特廣曰一世世
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
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
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反復讓曰何為不可
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
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敗舊友奪魏公子印
受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
使私不得害公讓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

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然為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
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
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尊也是故君
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
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
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此
干患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存
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
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此于子胥申生皆至忠
斯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
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暴米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
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
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
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

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閱天事文王周公輔成
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閱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
主慈仁任忠博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
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
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
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此音白結反又音曹難廣地殖穀富國
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
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
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
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
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
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
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兮君之然已辭
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鷁擊其
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
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貧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
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
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
突立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
以輕諸矣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大史噉叱呼○徐廣曰一
○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育大史噉叱呼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
○索隱曰高誘云夏育大史噉叱呼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若卑退處儉
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非必罰
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
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
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

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
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歸魏而攻強趙北
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
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
是之後楚趙皆懼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
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
之威重罷罷能發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
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
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
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
為存因辱為祭壘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酒也辟地殖穀
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員令
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
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在謂去已

而不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
大投或欲分功○班固齊指曰博者於投不必在行無謂投投也
其勢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或事具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
小爾雅云所投博謂之博博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
君相秦計不下帝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宣陽決
羊腸之險塞大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
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
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蘇曰吳起大夫種是也
吾聞之鑒於水者見而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
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
授之退而巖君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矣世世稱孤而有許
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
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
能下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矣曰善吾
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

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
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
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
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矣因謝病請歸相印昭
王彊起應矣應矣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
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
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
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
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
說刀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
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然二子不困在惡能激乎○索隱曰二子范雎蔡澤也范雎在秦
齊折脅積遠澤困於趙後遂奔且是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

貴平寵稽

倚秦市趙

卒報魏齊

綱成辯智

范雎招携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

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也樂羊死葬於靈壽

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中山○索隱曰

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

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

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

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

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

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

隱曰昧首莫易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

也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

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

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

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

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懼秦徐廣曰懼進說之意○索隱曰懼音田監反字與晉同以伐齊

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

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

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

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

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資財物祭器輸

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索隱曰昌國屬

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肉獲以歸而使

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

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管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

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

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克者聞樂毅與燕新

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

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索隱曰將燕將姓名而召

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

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譯名在齊蓋趙國策望作藍也望諸與毅以警動

於燕齊齊田單後復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

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

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

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

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

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

左右謀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

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指燕歸趙將軍自為計

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

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

害足下之義故道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殺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

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且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及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道而走言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

平磨室

徐廣曰磨室也○索隱曰燕鼎前於齊今於燕丘之植植

於汶篁

徐廣曰汶篁亦宮名戰國時於齊今於燕丘之植植

自五伯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

自知自

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

功立而不廢

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

先王之報怨

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

之日餘教

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胡隸皆可

以教後世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

說聽於闔閭

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

吳王不寤

先論之可以立攻故波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

不同量

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免身立功

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

隨先王之明

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

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索隱曰

離本國不自絜其名云云已無罪是也臣雖不佞○索隱曰不

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朝言我以數經奉教於君子

行斯亦不察疎遠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

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索隱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

公而以天下為心者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

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索隱曰

發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胥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謙天

之義此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此仁心者於政

以率列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生方此至德全於天下矣○索隱曰

示四海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斷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索隱曰

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

兼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齊王之節廢廉善之風○索隱曰

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

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索隱曰張華曰望諸君家樂間居燕三十餘年

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腹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

問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其民習兵伐之

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索隱曰

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重割地

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遣樂間

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

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

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

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新城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臣一作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曰蓋音古關蓋亦作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音古關蓋亦作臣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謹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問間乘繼將方規不渝

史記第八十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

取晉陽

○索隱曰陽晉城是也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曰在太原

趙地非齊

并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蘭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

者今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

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

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

報秦者未得宦者今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

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

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

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

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索

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

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蘭

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子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倖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相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曰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秦隱曰周禮大行人臣乃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年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受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恣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夫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

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

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
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
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
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
曰劉氏云蓋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
為好會於西河外渑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趙王畏秦欲
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
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
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渑
池徐廣曰秦王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
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俗語謂
有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既因
以節歌也○索隱曰鉦音年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既因
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鉦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頭血

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
為一擊既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鉦秦
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
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
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
鉦音札曰戰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戰卑廉頗曰我為趙將有
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
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
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
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
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
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
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
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驛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

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
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
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因賓客至蘭相如門
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
復伐齊幾拔之○索隱曰幾邑名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索隱曰防陵
安陽拔之後四年蘭相如將而攻齊至平

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
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
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
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

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為貴威豈輕於天下邪
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
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
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
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
去邯鄲二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餘
○索隱曰武安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雷○索隱曰武安在邯鄲西候有一人言急救
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
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
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還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
一夜至今善射者去然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
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
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得須古入通

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謂臨戰之時許歷復兼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說曰耐是完未免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在邯鄲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也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聞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

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日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知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阮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封廉頗

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君也徐廣云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
邑復以封賴而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
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
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
何怨乎君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
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
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武
城屬廣陽也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
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
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
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
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趙王
以為老遂不召廷問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
曰我思用趙人蘇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馮門備匈奴以便置吏市租
皆輸入莫府○索隱曰如淳曰將軍在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
府將帥軍要則罷理無常處以幕案為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紀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
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
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
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
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
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
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
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二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擊者十萬人○索隱曰
謂能悉勒君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
人委之○索隱曰委謂奔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都甘反襜路談

騶又案如淳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

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

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劓辛江○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龍音皮

仕本趙人後七年秦破趙殺將奄輒於武遂城漢○索隱曰奄氏輒名

地○非地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

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曰桓音難封李牧為武安君

居二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番音各地理志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

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

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

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

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

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賜柱

及此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而不敢發相如

一奮其氣威信敵國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

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峻凜凜性氣熊熊各竭誠義逆為雌雄和璧聘

返澠池好通負荆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史記第八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eft page.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潛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

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

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

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

鐵籠○徐廣曰傳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

爭塗以轄折車敗○徐廣曰車軸也○方音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

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

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多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

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

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

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

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

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
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
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
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
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
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
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
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
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
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龍墓燒死人即墨
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
乃身操版插高反插音初洽反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
蓋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
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

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
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
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
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
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
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
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
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也而齊
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
號曰安平君○索隱曰以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
奇謂權詐也汪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
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正法或用
也
端際 六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安始如

備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柔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羣鳥或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燉之家為人霍園燉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

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獲○索隱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王蠋賢○索隱曰

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音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

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

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曰經猶繫也何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

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寄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曰寄連魯原當六國之時賈
誼鄒陽在文景之時事漢復相類
年其為垂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鄒陽
同傳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倬傲儻之畫策○索隱曰齊雅
云故儻卓異也而不肯仕
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
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
擊秦兵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
地內有
蕩陰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衍各也
縣為梁將故漢有新垣平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彊為帝已
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合邯鄲其
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
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
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

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

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

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謂介也且禮儀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

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乎

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

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

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索隱曰鮑焦自意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功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
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同助之矣新垣衍曰
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
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
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
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
烈王○徐廣曰烈王七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
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斫○公羊
何休曰斫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
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
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

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魯仲連曰

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主新垣衍決然不悅曰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悅之

亦大其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主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索隱曰九侯鄂侯皆商之諸侯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

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紂之姜里之庫曰日欲

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

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子魯夷維子之邑其居夷也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

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

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曰籥

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微塗於郟當是時郟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

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

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在南而殯設於北

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轉祿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

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若生時臣並不

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

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

將使其子女譏妾為諸侯妃姬馭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

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

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

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

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
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
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秦隱曰徐貴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
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
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
○秦隱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
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
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
士不怯死而滅名○秦隱曰法
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
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
也攻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
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
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秦隱曰即濟之
淮此即上之北也魏攻平陸
○秦隱曰平陸
在河南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
北之利大○秦隱曰即
聊城之北也故定計營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

衡秦之勢成○秦隱曰此時秦與齊
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
壤定濟北○秦隱曰謂并楚所攻之泗上
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齊而齊而危
齊此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秦隱曰
今楚魏
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秦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齊
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
也○秦隱曰
勢危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
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梁腹以十萬之衆
五折於外○秦隱曰此事
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前主困為天下
僂笑國散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做聊之民距全齊之兵
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
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
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
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秦隱曰言說養百
姓又資說士然燕
國也魏氏云讀說士為說
士意雖便不如依字也矯國更俗○秦隱曰改令燕將歸燕
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
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秦隱曰亡音無言若
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

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萬注戰國策云陶陸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
魏丹封陶陶君姓衛富比陶陶謂此云爾出世稱孤與齊父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
名厚實也顧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筭也遺公
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棄也謂棄子糾而事小白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
者出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
齊則亦各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淮海曰前
齊之聞焉故曰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
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
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管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林三戰三
比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
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比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
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技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

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
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
燕忿情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整
也顧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
燕已有隙恐謀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
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
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
出辭志焉○索隱曰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
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陸明帝諱改姓曰嚴
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述而游於二
日介於羊勝公孫詭等族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
鄒陽客游以謔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
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

賈曰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

曰也如淳曰白虹貫日為君死之兆也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

曰索隱曰王劭又云斬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

曰如貫之其辭不如此也貫曰不徹也戰國策云蘇秦攻刺韓魏亦曰

曰是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而昭王疑之蘇林曰

秦之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昂昂乃為應侯

隱曰如淳云太白蝕昂食干歷之也知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

先生之策威動皇天而貫曰食昂昂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渝兩

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蓋良計也左右不明

之不明不察斥左卒從吏評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勳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別之應劭曰卞和

得寶玉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

得寶玉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

之極刑是以箕子佯狂司馬遷曰箕子名胥陽謂許為狂接輿碎山

高士傳曰楚人陸涌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勳察不

和季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

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索隱曰比干

用焉華作裴以畏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

勳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相譚新論曰言內有

故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知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

如故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知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

蓋相切小款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

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卅之事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

信以示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發音音義曰王

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夫王奢樊於期

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一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

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曰服虔

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常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白圭戰亡

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

策及呂氏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授劍

春秋也

而怒食以馱馱後書音義曰馱馱駘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故重
林云馬父鬻子此狄之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
夜光之璧何則兩王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
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驢脚於宋卒
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范雎摺脊
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荅反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狹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
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後書音義曰殷之末此人○齊隱曰杜
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問也徐衍負石入海土
未世人傳曰周之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
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助
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
生不遭堯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肝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
何特日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同
者謂為商聲節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舒音公闢反
頃夫之也理唐云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此二人者皆借官於

不能言豈感於幾口哉故偏聽生惑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
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宋信子罕之計而囚
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注察各言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
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凱子罕請出粟
時孔子適入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董或以子罕為是不知何
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譏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
○索隱曰國語云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眾口所惡
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黃金於此眾人或共誦訛
言其不純金者欲其必售何取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頤云
毀燒以見其真是為眾口鑠金也○索隱曰大頤云
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
強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此二國豈拘於俗
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頤云公
見同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
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
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覽寤捐子之心○索隱曰大

臣子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
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妊者觀其胎產也○索
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刻則孕婦故功業復就於天下
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
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
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何則慈仁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
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
六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
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
園○索隱曰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索
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全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隨肝膽施德厚感與之窮
守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索隱曰言恩而蹠之客可使刺
也○索隱曰曰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况因萬乘之權殺室王
之貴卒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索隱曰曰荆軻而死其

族坐之○洪沒吳王閔問欲殺王子嬰忌要離許以罪亡今吳王燔
其妻○索隱曰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一也姊妹之子三
也○索隱曰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一也姊妹之子三
氏春秋○索隱曰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一也姊妹之子三
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桓輪囷○索隱曰曰
桓○索隱曰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一也姊妹之子三
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曰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矣
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
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賴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
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索隱曰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
晏云陶治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各鈞○索隱曰曰陶燒瓦之範鈞木
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索隱曰曰陶燒瓦之範鈞木
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始皇帝任燕

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
也便用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
用烏集而王○索隱曰太公望途遇共成王功若鳥集之
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索隱曰言為左右便
羈之士與牛驥同皂○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木作如槽也○索
馬之官其夜阜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木作如槽也○索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木作如槽也○索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
母○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木作如槽也○索而曾子不入○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木作如槽也○索
孔子至勝母路○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木作如槽也○索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木作如槽也○索
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
諛之人○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木作如槽也○索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岩岩之中

可○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木作如槽也○索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
肆意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
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
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謹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史記第八十三

